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録

卷三十三

戸三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三

都察院御史僉都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戶三

論理財三事乞置總計使

宋仁宗時上　　司馬光

臣聞昔楚莊王以無災爲懼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内無患然則歲小不登邊鄙有警未必非國家之福也伏見今春天久不雨陛下憂勞

於內公卿惶恐於外豈不以公私之積素不充實若遇饑饉將無以相恤乎一朝京師得雨遠方未徧則君臣釋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為念陛下安知來歲之旱不甚於今歲乎蓋天降災沴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堯舜所不能免也卽不幸有大水大旱方二千里戎狄乘間而窺邊細民窮困而為盜軍旅數起久未有功府庫之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盡陛下當此之時將以何道救之乎臣不知陛下與公卿大臣以此為必無而不足憂乎將以為有之而不為之備俟事至然後憂之雖以陛下之聖明得益稷太公以為

輔佐臣以爲不及矣何則聖賢之治皆積以歲月然後有功欲天下之家給人足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旣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思患而豫防之此其時矣失之愈遠救之愈難柰何日復一日苟過目前而已矣晉武帝時何曾謂其子孫曰吾每見主上所說皆平生常語未嘗及經遠大計吾子孫其及於亂乎其後五胡搆亂中州覆沒生民塗炭幾三百年由是觀之上下偷安不爲遠謀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詩曰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方今之政何以異此此臣之夙夜所爲痛心疾首者也古之王者藏之於民降而不能乃藏於倉廩府庫故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既困矣而倉廩府庫又虛陛下儻不深以爲憂而早爲之謀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其末特置寬恤民力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爭言便宜以變更舊制米鹽之事皆非朝廷所當預者張設科條不可勝紀或不如其舊益爲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其間果能利民者不過枝散縣官之物

以予民耳是誠損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乎然臣聞古之聖人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財然後推以予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矣今入者日寡出者日滋其竭可立待也公家既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有利民之名而無利民之實果何益哉夫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於立法若守令得人則民力雖欲毋寬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適所以擾民耳自置此官以來於今累年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因弊小瘳於前也然則爲今之術奈何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

省用之何謂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周孔之材不能徧爲人之所爲況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序何如耳不復問其材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其爲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爲衛青霍去病典州郡則欲其爲龔遂黃霸尹京治縣邑則欲其爲張敞趙廣漢司財利則欲其爲孔僅桑弘羊世豈有此人哉故財用之所以匱乏者由朝廷不擇專曉錢穀之人也國初三司使或以諸衛將軍諸司使爲之副官判朝士曉錢穀者皆得爲之不必用文辭之士

也先朝以數路用人文辭之士寘之館閣曉錢穀者
爲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爲開封府推判官三者職業
不同取舍各異莫相涉也然後人主以時引對訪問
以察之使令以試之積久以觀之驗其眞僞辨其臧
否求其功効然後進之退之未必歷其職者皆須進
用不可復退也故群臣各宣其用而尚業交舉矣夫
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
世官相承以爲氏姓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
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爲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
蓋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堪其事者

亦未數易也是以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宮觀而財用有餘者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多用文辭之士爲之以爲進用之塗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穀也彼文辭之士習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皆也於是乎有以簿書爲煩而不省以錢穀爲鄙而不問者矣又居官者出入遷徙有如郵舍或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至已捨去矣臣頃判度支計院甫二年耳上自三司使下至檢法官改易皆遍甚者或更歷數人雖有恪勤之人夙夜盡心以治其職人情稍通綱紀粗立則捨

之而去後來者意見各殊則鄉之所爲一皆廢壞況怠惰之人因循苟且唯思便身不顧公家者乎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之粟水衡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期也凡百官莫不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爲甚何則二十七年耕然後有九年之食今居官者不滿三歲安得有二十七年之效乎臣愚以爲朝廷宜精選朝士之曉練錢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或進士或諸科或門蔭先使之治錢穀小事有功則使之權發遣三司判官事及三年而察之實效顯著然後得權三司判官事又三年更有實效然後得爲正三司判官其無

實效者退歸常調勿復收用其諸路轉運使不復以路分相壓使之久於其任有實效者或自權爲正自轉運副使爲轉運使無實效者亦退歸常調勿復收用每三司副使闕則選三司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功效尤著者以補之三司補闕亦選於副使以補之三司使久於其任能使用度豐衍公私富實者增其秩使與兩府同而勿改其職如此則異日財用之豐耗不離於已不得諉之他人必務爲永久之規矣其文辭之士則自有資望不必使爲錢穀之吏以輕之也何謂養其本源而徐取之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

收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財
者反此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
倍收而租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
賈流通則有無交易而貨有餘矣彼有餘而我取之
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見之矣凍
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後人
者也捃拾麻麥而喪丘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
者也不操白刃而爲寇攘者也奸巧簿書而罔君上
者也必曰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則闒者以爲
笑矣夫使稼穡者饒樂而惰游者困苦則農盡力矣

堅實便用者獲利浮僞侈靡者不售則工盡巧矣公家之利捨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取諸遠則商賈流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生則公家何求而不獲乎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輕豈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麤食糲官之百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賈其穀以應官司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衆人填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之樂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

七八矣欲倉廪之實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凡農民租
税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爲之以優重相補
不足則以坊郭上户爲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
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儇利戇愚
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爲之歲豐則官
爲平糴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拔籍贍農民而後
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爲家貲
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時俗爲心
者也時俗貴用物而賤浮僞則百工變而從之矣時
俗者以在上之人爲心者也在上好樸素而惡浮侈

則時俗變而從之矣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以工致爲上華靡爲下物勒工名譁考其良苦而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彼商賈者志於利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更令棄信而奪之彼無利則棄業而從他縣官安能止之哉是以鹽茶棄捐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縣官之利果何得哉善治財者不然將取之必予之將斂之必散之故曰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此乃白圭猗頓之所知豈國家選賢擇能以治財用其智顧不如白圭猗頓耶患在國家任之不久責近効而遺遠

謀故也夫伐薪者惜其條枝養其本根則薪不絶矣若并本根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是非難知之道也然有司不爲者彼其心曰吾居官不日而遷不立効于目前以自顯故養材以遺後之人使爲功何賴焉是非特有司之罪也亦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也何謂減損浮冗而省用之昔太祖初得天下之時止有一百一十一州耳江南兩浙西川富饒之地皆爲異域又承五代荒亂之餘府庫空竭豪傑棊布於海內戎狄窺覦於邊境戎車歲駕四方多虞當是之時內給百官外奉軍旅誅除僭僞賞賜巨

萬未嘗聞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陛下承祖宗之業奄有四百餘州天下一統戎狄欵塞富饒之土貢賦相屬承平積久百姓阜安是宜財用羡溢百倍於前奈何竭府庫之所蓄罄率土之所有當天下無事之時遑遑焉專救經費而不足萬一有不可期之災患將何以待之乎夫以國初之狹隘艱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日之廣大安寧財用宜有餘而不足陛下亦嘗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太祖所養者皆有功可用之人陛下所養者未必盡有功可用乎臣切見陛下天性恭儉不好侈靡宮室苑囿皆因祖

宗之舊無所更造或隳頓荒翳不加修治飲饍衣食器皿帷帳適足供用不極精華或苦惡弊綻亦不更易雖唐虞之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殆無以過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食器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怪極一時之鮮明唯意所欲無復分限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厭舊而好新月異而歲殊是以費用不足則請求無厭匄貸不止甚者或依憑詔令以發府庫之財假託供奉以糜縣官之物眞僞莫辨多少不會陛下聖度寬仁不欲拒塞惡聞人過不加案詰至於頒賜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數不循

舊規如鄉者皇女初生所散包子之類費用不可勝紀臣嘗聞耆舊之人言先朝宮主在宮中俸錢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月給大抵倣此非時未嘗輕有賜予雖有賜予亦不甚豐切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朝何啻數十倍矣漢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夫等猶不可又況過之是以祖宗之積窮於賜予困於浮費臣不能知其詳以外望度之十耗七八矣內藏已虛而浸淫於左藏矣夫府庫者聚天下之財以爲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祖宗所爲置內藏者以備饑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

具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若皆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旦有饑饉兵革之事三司經費自不能周內藏又無所仰歛之於民則民已困竭得無狼狽而不支乎此臣夙夜所懍懍也今陛下所以有唐虞之德而無唐虞之治者其失在於不忍而好予不忍則不誅有罪好予則不待有功不誅有罪則姦邪欺罔而不忌不待有功則貪佞徼倖而無厭治道之所以不格於上下者以此也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

臧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小國諸侯猶能重賞如是而國以富強況以四海之主不行無功徼倖之賞杜塞甘言悲辭之請則唐虞之治何遠之有哉夫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而聚之令以富大之州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澤之賜貴臣一日飲宴之費陛下何獨不忍於目前之羣臣而忍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恭儉之德擬乎唐虞而百姓困窮之弊均於秦漢秦漢竭天下之

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資衆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戚戚者也又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為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仕伍畎畝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鄉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為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寖寡而游手日衆嗜慾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為生

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吏詞訟追呼租稅徭役出納會計凡有毫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産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太半盡於吏家矣此民人之所以重困也又國家比來政令寬弛百職墮廢在上者簡倨而不加省察在下者侵盗而恣為姧利是以每有營造貿買其所費財物十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員而國家用磨勘之法滿歲則遷日滋月益無復限極是以一官至數百人則俸祿有增而無

損矣又近歲養兵務多不務精夫兵多而不精則力用寡而衣糧費衣糧費則府庫耗府庫耗則賜賚稀是以不足者豈唯民哉兵亦貧矣策之失者無甚於此也凡此數事皆以竭民財者陛下安得熟視而無所變更耶臣愚伏願陛下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深自抑損先由近始凡宗室外戚後宮內臣以至外廷之臣俸給賜予皆循祖宗舊規勿復得援用邇歲僥倖之例其踰越常分妄有干求者一皆塞絕分毫勿許若祈請不已者宜嚴加懲譴以警其餘凡文思院後苑作所爲奇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

屏省內自妃嬪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麗之物奇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恱媚者亦明治其罪而毁焚其物於四達之衢專用樸素以率先天下

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保佑公直消除

澄清庶官選練戰士不祿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行之久而不懈臣見御府之財將朽蠹而無容貯太倉之粟將彌漫而不可蓋藏農夫棄糧於畝商賈遜財於道路矣孰與今日汲汲以應目前之求懔懔以憂將來之用乎夫食貨者天下之急務今窮之如是而宰相不以為憂意者以為非已之職故也臣願

下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領之凡天下金帛錢隸於三司如內藏庫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統之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總計使而行之歲終則上其出入之數於總計使量入以爲出若入寡而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之一以爲備蓄備禦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庫奉宸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効則乞陛下罷退其人更置之議者必以爲宰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當領錢

穀之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玉后土奏庶艱食懋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敘周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今諱經潤文猶以宰相領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之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亾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臣不勝狂愚犯忌諱惟陛下裁察

論新法

蘇軾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
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
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以停罷乃知陛
下不惟赦之又且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
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
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
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
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
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

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

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讐聚散之
間不容毫髮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
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
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
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
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
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其爲可畏從古以
然苟非桀紂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
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
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曰信而後勞其民未

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狥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

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

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狠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利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今歲之人皆虗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召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求利之名[illegible]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

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
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
人自信故臣以為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
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
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
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恍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
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
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
相夫豈其然必欲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
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

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鬭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

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
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
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
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
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
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
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横本非
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
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
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

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邑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員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憬楊相如皆以爲不便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曽

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與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

必用千頃之波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詭即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直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劃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材録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財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悞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

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慢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

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歷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更無酬勞長役雖有長役所得旣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于四方者宜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試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軍逃常半

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以兩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輙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

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徭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役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

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
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
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
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
民患也青苗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
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
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
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
先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

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涉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拘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

足無專斗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平時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切計陛下欲考其實必先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昧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

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時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地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

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
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
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
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收縱使其間薄有所
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
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
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
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
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
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

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
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
之言吐哺而駡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駡刻印
銷印有同兒嬉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
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
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
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
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
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
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

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橋知其不

王氏因成帝尊舅家而盛不因元帝偷安龐勛之亂時宣宗早崩不因銷兵也旨引此與前言宋應

父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强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靈武比收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謹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

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謹節
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
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
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
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
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
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謹無擾獄市黄覇循吏也
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
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
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郎位擢崔祐甫

爲相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
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
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
至寬用人以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
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
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尚厚是
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
仁宗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
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
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

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令所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僨俗令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諸艱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王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遂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

倫若班爵遠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
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他乎
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
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
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
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
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
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
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
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

錯不爲無功於漢

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于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

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管當發運均輸按

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
竟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
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
靜為心使奸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
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
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
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
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
賦藉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祖
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

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

然而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宗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

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于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

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若調
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
悅著於經典行之王道可謂元臣毋與咎言舉世稱
善而下逆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亦
歛稱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此則迭和何者
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以得知賢臣之
所賴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好[illegible][illegible]改為異
議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所定任子條式修治器械
閱習鼓旗皆陛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明乾綱之必斷物議既
允臣敢有所爭於[illegible]議之[illegible][illegible]則非特以私見中外

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免於狂僭之誅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哉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有逆大臣本意已期竄

遂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
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
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
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
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
當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
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特此而言所以不懼言之所
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
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以不辭
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

繼書表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得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

論新法書一　　蘇軾

神宗時上

臣自少讀書所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自九品賤官自此始得敘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皆信款懇以為天下之事可得徐陳偏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設發問學又除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矣天下之治安終未

可見臣切疑之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
而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來每有更
張民率不服靑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
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
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
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陛下
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之聖明
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
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愁
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導聖意易置

輔相中外踴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
心皇皇如久飢而不得食臣雖愚狂切獨爲陛下恨
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
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之極
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
而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
所以爲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
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埸未寧
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鄙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
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猶不决意者

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
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
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
民復粒食鼓舞感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
過無疑也如使密雲而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
久而不忍則天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
月之食焉其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
誠先治其心使虚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
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
青苗之旣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旣團

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無舉大費爲力實難然議者以爲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愼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愼擇多祿之官猶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爲法也計贓得罪無祿者加等今用贓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失宜尤爲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 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

□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箝
口不敢正言今謹採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
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
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兼
并之權而濟貧人緩急之求貸不異於私門而息不
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
私家之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
條法令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
芻藁雛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償也無歲月之期無給

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朞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軛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惟陛下爲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候鈇鉞

畫一狀

臣謹按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爲易見上自中外臣僚下至田夫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

有力而無財者使効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借人
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
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能效也於是賣田宅伐
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
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
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
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
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
郡縣刑罰之吏無祿而緣爲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
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日員數猥

納之費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逮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設法度以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為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為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為説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

軍今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爲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爲兵今租庸調變而爲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身不復爲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爲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兵弓手一人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

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橫官吏蒙責嘯聚群黨攻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惡良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身不得脫奸民之好權者再補而終身不得免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

繁碎難行然亦未有深害今旨置市易無物不買無
利不能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
絕利源不與民共觀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
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重利之名
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内離心巍巍聖朝何苦
如此況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
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婦子離散
行路咨嗟柰何爲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奸民巨
賈窺伺間隙取利或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
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盡

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一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而既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胸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脉顧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疏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屬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内故且維持含養苟自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係望勢難久淹而私

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憃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甘俟誅戮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者　　司馬光

宋神宗時上

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仍屢遣陳承禮等趣臣就職德滂汪洋天隆地厚非臣隕身糜骨所能報稱然臣切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臣任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過竭其愚衷以裨聖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祿位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

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誠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喪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祗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厲精求治思得嘉謀以新美天下而建畫之臣不能仰副聖意思慮未熟謀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永久之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變亂先王之政刑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以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剝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

而行之不肯自以爲非也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言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其間又嘗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爲名其實專使之散青苗錢臣切自疑智識淺短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中外洶洶皆以散青苗錢爲不便然後臣乃敢發口復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

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劳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赢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呰窳偷生不為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赢餘急則取債於人債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塡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若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

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爲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爲負又令貧富相兼共爲保甲仍以富者爲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爲之倚閣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寖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

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與師動衆凡粟帛軍需之費將從誰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

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羡餘以濟飢民所頼者止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賙贍乎臣切聞先帝嘗出内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

今無故盡散之它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今國家每有大費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輒取內藏庫物以給之彼內藏庫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之時則可矣若本皆斂之於民以實之則有時而空矣昔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為太宗時兗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翊善姚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惟見血山耳不

見假山主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笞撻血流滿身愁苦之聲不可忍聞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爲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自爲假山聞之遽命毀之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爲貿易以三百萬緡昇之又散青苗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者固不足數爾其爲露臺假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明仁儉固不減於漢文帝及太宗然而視棄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來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陛下若終信條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外富室既盡

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水旱饑殍滿野加以四夷侵犯邊境羽書狎至戎車塞路攻戰不已轉餉不休當是之時民之蘇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發爲盜賊將何之矣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窮民之所爲也大勢既去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胄櫛風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爲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此其美也陛下試取臣所進歴年圖觀之自周秦以來至于國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間亂離版蕩則固多矣至於中外無事不見兵革百有餘年

如國朝之盛者豈易得乎此臣所以尤爲陛下痛惜者也書曰民不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臣切觀方今四夷親附邊鄙不聳五穀和熟盜賊稀簡是宜爲天下和樂無事之時而中外恟恟人不自安者無他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爭獻謀畫各矜智巧變更祖宗法度侵奪細民常産掊斂財利以希恩又非獨乜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計畝率斂雇人充役决汴水種稻及澆溉民田及欲浚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道路之人共所非咲而條例司自以

爲高奇之策書以援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興作之不已皆如青苗爲害於民也故小大皇皇不敢自安苟不罷廢此局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矣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其官員並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倉錢穀依舊封樁令提點刑獄司管當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矣玆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憚而不爲也如此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

年其事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寘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為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不勝慺慺狂愚之誠惟聖明裁處

論更張新法當須有術　　呂公著

宋哲宗時上

臣伏見陛下自臨朝以來留神庶政以休息生民為念凡所施為皆中義理如罷導洛堆垛等局減放市易見欠息錢罷人戶養馬放積欠租稅差官體量茶鹽法使者之刻剝害民如吳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內臣之生事斂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從罷去中外聞

之無不欣喜踴躍今來復蒙陛下不遺疎拙特降清
問臣雖無狀敢不竭盡愚見臣伏思先帝初即位召
臣充翰林學士當時親見先帝至誠求治嘗令臣草
詔書以寬省民力爲意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群
臣有論其非便者則以爲沮壞法度必加廢斥自是
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
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
此之類甚衆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獨斷不爲
衆論所惑則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
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

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須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雇所宜無令下戶慮有輸納上戶取其財中戶取其力則公私自然均濟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隙教習仍只委本路監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害民則衆庶相得安業無轉為盜賊之患如此三事並須別定良法以為長久之利但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過多遂致之民殆不聊生俱非朝廷本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以上數事皆粗陳大概其它詳悉並皆所

能盡然臣所深慮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爲急故臣前日輒獻愚誠乞陛下廣闢言路選置臺諫官誠得中正之士布在要職使講求天下利害議所以更修之術朝廷上下協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則天下不難爲矣若不得其人則雖有欲治之意終不可以濟事功臣又切慮議事者以爲若更張青苗助役等法則向去國用又至不足然自來提舉常平司等處錢物並係封樁自不許擬充經國常費況今日正是息民省事之時既外不輕用兵革內無土木橫費自然國計易給敷能

得上件揞斂則民力已覺漸舒只如近日方罷導洛司堆𣙜場沿汴稅額已有增數此古人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也

乞罷免役錢　　司馬光

宋哲宗初光守門下侍郎

臣竊見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舊日差役之時上戶雖差充役次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數年營治家產以備後役今則年年出錢無有休息或有所出錢數多於往日充役陪備之錢者此其害一也舊日差役之時下戶原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免役驅

迫貧民剥膚椎髓家產既盡流移無歸弱者轉死溝壑彊者聚爲盜賊此其害二也舊日差役之時所差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產使之作公人管勾諸事各自愛惜少敢大段作過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盜所以然者事發逃亡有宗族田產以累其心故也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無宗族田產之累作公人則恣爲姦僞曲法受贓主守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則挈家亡去變易姓名往別州縣投名官中無由追捕官物亦無處理索此其害三也自古農所有不過穀帛與力凡所以供公賦役無出三者皆取諸

其身而無窮盡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汝輸我錢我自雇人殊不知農民出錢難於出力何則錢非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無積錢數百貫者也自古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錢督之則穀愈賤矣平時一斗直百錢者不過直四五十文更急責之則直三二十矣豐年猶可以糶穀送納官錢若遇凶年則穀帛亦無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既家家各賣如何得售惟有拆屋伐桑以賣薪殺牛以賣肉今歲如此來歲何以爲生是官立法以

殄盡民之生計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以為功效希求進用今朝廷雖有指揮令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慮聚斂之臣猶依並役錢別作名目隱藏寬剩便幽遠之人不必聖澤此其害五也陛下近詔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間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千章無有不言免役錢之害者足知其為天下之公患無疑也以臣愚見為今之計莫若直降勑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仍令刑部檢會熙寧元年見行差役

條貫雕印頒下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
即令充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
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別雇
若有盜却官物勒正身陪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
有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
見雇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逐便數內惟衙前一役
最號重難嚮者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
爲此始議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諸公庫
設廚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得
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大將管押其粗色及畸零

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於[illegible]日不至有破家產者若猶以爲衙前戶力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寺道觀單丁女戶有屋業者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等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其餘產業並約此爲准所有助役錢令逐州樁管據所有多少數目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每分合給幾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行支給然尚慮天下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於今來勅內更指揮

行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牒下諸州縣委逐縣官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即仰限勑到五日內具利害擘畫申本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勑書到一月內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仰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勑書到一季內具利害擘畫奏聞朝廷候奏到委執政官再加看詳各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勑施行務要所在役法曲盡其宜

論發運常平官制因革　章誼

宋高宗時上

臣伏見戶部掌天下財賦出入在祖宗時則三司使之任也三司使在入主左右總金穀圖籍之數而諸路各設轉運使以分任一路之責三司使在內諸路轉運使在外其開闔斂散之權有不能相通也於是在三路則有都轉運使在六路則有發運使所以巡行天下周知盈虛之數以制國用自更為戶部以來在本部則有左曹右曹之設在諸路則有轉運司提舉司之異運司則左曹之屬也提舉司則右曹之屬也左曹所入散之以給經常之費右曹所入積之以

待不時之須此皆內外相維緩急相應而理財之政密矣今發運既廢而諸路財賦有無不得以相通提舉既廢而常平財物陷失幾及太半議者乃欲使戶部長貳周行於郡邑但置主管官以革常平之宿弊誠恐無補治道徒紛紛也臣切謂今日諸路監司幹官無慮數十人若罷去冗員收其吏祿以復發運司則諸路財用通而不竭矣又令諸路轉運使副率兩員若專委一員檢察常平以應右曹之選則戶部財用無陷失矣兩司名實既辨職事所及不敢不盡如蒙睿明灼見因革之原乞付外廷措置施行

論時政差役諸法

宋高宗時上　　胡銓

臣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蒙恩賜對便殿臣時論及武夫悍將宜令知禮以革暴慢之習陛下天語諄諄有及於晏子對景公唯禮可以已之之語側聆玉音仰歎聖學高妙遠到古人用意處非臣淺識謏聞所能窺測竊以謂一言可以興邦者正謂此耳臣是時知陛下可以為堯舜之聖可以致唐虞之治可使斯民為堯舜之民臣雖蠢愚遭時遇主如此其忍箝嘿不言甘自同於終日不鳴之馬唯當披露肝膽捐棄軀

命以報知遇敢卹其它是以輒極竭耄耄之慮況臣
於今月二十三日准御史臺牒并劄今年三月一日
視朝月分依條於文班內從上輪二人充至日轉對
檢准續降指揮節文今後視朝轉對官如當日不作
視朝亦合前一日赴閤門投進文書臣謹條陳一二
臣聞今日之弊無甚於差役之法無甚於改官之法
而其所當急者莫若興水利莫若營田莫若復孝廉
力田之科夫差役不罷則民之巨蠹不除改　之舉
主不罷則士風之趨競不息差役之弊臣察論之詳
矣若夫改官之弊臣請爲陛下極言之臣聞今改官

者非五百千賂吏部主吏雖有文字五紙不放舉主士大夫至相謂無五百千莫近臨安而五紙文字非二十年干求不能得往往多是宰執侍從關節方始得之不然孤寒之士每五紙文字須三百千經營乃可得合五紙之費爲千五百緡孤寒之士安得宰執侍從關節安得千五百緡勢必枉道以媚當途權貴以求之勢必貪墨贓貨以賂吏部之吏不然終身爲選人老死不得改官者多矣臣愚欲乞罷舉主止令選人實歷九年無遺過即與改合入官蓋堯舜三考黜陟不過九年而春秋書天子錫成公命亦以九年

爲得禮故也臣伏見二三年來歲仍小歉議者皆歸咎於天時臣獨以爲地利之未盡臣聞禹貢之書曰濬畎澮距川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以爲畎澮溝洫農事之小小者耳禹何爲盡力於是及攷文王平土之書與小司徒之職然後知禹之意深且遠矣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小司徒之職乃均其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賦之事臣嘗考其制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

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夫井田之法出稅者寡而治洫治澮者衆知禹之盡力乎畎澮溝洫誠生民之急務也今平居無事時溝洫不修至有水旱而歸咎於天時豈不謬哉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州縣講求溝洫之利如古鄭白渠如召信臣之鉗盧陂以復禹之迹卒有水旱非所患矣臣聞今日之急務莫若且休兵營田令州郡官以營田爲名而無營田之實欲究其實有十說焉一曰擇官必審昔魏武欲經畧四方苦軍食不足用棗祗策置屯田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司馬懿謀伐吳乃使鄧艾廣田

畜穀是也二曰募人必廣趙充國留弛刑應募及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後魏文帝時秘書丞李彪上表請别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爲屯田人是也三曰穿渠必深趙充國擊先零屯田於金城先浚漕渠鄧艾屯田於壽春以爲田良水少遂開河渠之利是也四曰鄉亭必修趙充國繕鄉亭理湟陿是也五曰器用必備趙充國上器用簿是也六曰田處必利漢昭屯田於張掖魏武屯田於許昌是也七曰食用必充趙充國屯田萬二百八十一人多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是也八曰耕

其必足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李彪請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唐開元二十五年諸屯田用牛耕墾田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一牛彊硬處一頃二十畝配一牛稻田每八十畝配一牛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耕牛者所收斛斗皆准頃畝折除是也九曰定稅必輕東晉元帝大興中後將軍應詹上表屯田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稅賦以使之公私兼濟魏李彪上表一夫之田歲貢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是也十曰賞罰必行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北齊武成帝河清

三年詔緣邊城守營屯田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是也凡此十者營田之制盡矣然就其中莫難於募人尤莫難於耕具募人之要臣請如李彪之策取州郡戶十分之一而又加廣焉人戶能募三十人於淮南要害處營田三年有官人與轉一官無官人借補官資能募二十人或止十人者比例施行仍令州郡敦遣如此則人樂然從矣不然從猾吏及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如崔實之政論或因罪徙人於沿邊如仲長統之昌言斯亦可矣其耕具請權任廣西馬

三年專令市牛蓋廣西雷化等州牛多且賤臣頃

嘗謂以房綰動一二人未能變風俗也

在廣西知之詳矣臣謹按漢惠帝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高后時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時詔孝弟天下之大順力田爲生之本三老衆民之師廉吏衆民之表武帝時郡國舉孝廉一人後漢帝時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乞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至唐楊綰爲相首建復孝弟力田等科當時高之風俗翕然丕變此誠天下之大順爲生之本爲民之表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復孝廉力田等科畧倣漢制自今郡國率三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六十萬二人九十萬三人二十萬四人不滿三十萬

二歲一人不滿二十萬三歲一人務在綜核名實必得敦朴行義之士以格澆薄之風躋時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復何難哉

理財上　　葉適

宋孝宗時上

夫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

有仁義之意以爲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非爲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己而務以多取爲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非狂而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歸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疑民之受病國之受害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

或少弱而不講或與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爲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也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法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

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
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
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
今之君子喜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
後可乘大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以其賈買之其賖者貸民不税皆有數而以國服為
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
齊民未有特富者也周制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
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
與然而不以責其力役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

若是者周公不與而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與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月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粹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行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欲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則公必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勢殊不可行行之固不足以理財也

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其盡與之乎然則奈何若于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怪也徒從其後頻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令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界計矣黄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令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剝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令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

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天下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爲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固將謀困其子歟抑其父困其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斂爲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爲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爲君子哉

理財下

葉適

使天下疑已不可爲天下節財則疑其取免患則疑其避勢相軋權相傾之際則疑其謀若此者雖其大不能自立於鄉黨天下之人共其所以力爲忠信廉潔之行者未必其心安之以爲當然蓋將以求免於天下之疑也故雖矯亢過情捨利就害而不敢悔焉一介之疑足以傷其終身之信此固人情之所共懼也噫蛇未必噬也而人疑其噬虎未必搏也而人疑其搏介麟似之德而後見之者無疑心雖然麟與鳳不常出於天下而天下亦安行而不疑古之聖人所爲

大過乎人者理天下之財而天下不疑其利擅天下之有而天下不疑其貪政令之行雖未必能知其意而終不疑其害已故聖人之於天下無不可爲者以其所以信服天下者明也後世之君用民之財未必如三代之多役民之力未必如三代之煩常爲安靜之令數出竟天之世天下終疑之而不肯不亦悲夫天下國家之患以農[illegible]今[illegible]本足欲行所爲不宜逆[illegible]皆[illegible]是[illegible]則作平木[illegible]天下之疑[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御[illegible]管仲之[illegible]悲[illegible]於[illegible]而[illegible]亦[illegible]以

無所取於天下矣一方水旱憂見顏色或特出
使人申命長吏通財移粟惟恐在後奏疏蠲除不問
緡石來輒報可此亦足以明其洪仁結於天下矣而
天下終不能無疑於其間某欠某負詔書已釋放矣
民猶未信也曰此後豈不將復征之也閒坐畫一條
件無數謂之寬恤至深切矣民猶未信也曰此其文
案未嘗不具也或特建一官或創立一司其事未見
也而民已逆疑之曰此必將以興某利也下自一縣
令而上至掌國計之近臣未必皆有取民之意也未
必不與民也而民又皆疑之曰此其挾國之重以病

已也天子以大義安天下非爲苟且而已矣將用以滅虜而復北方也今也不出門閫之近而天下皆以利疑之矣是猶可與有爲邪夫當天下之皆疑此不可以力勝而辨解也宜退而考其原今天下有百萬之兵不耕不戰而仰食於官北有強大之虜以未復之仇而歲取吾重賂官吏之數日益而不損而貴臣之員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祿夫明示天下以無所用財之門而後天下無疑心若是者其無所用耶然則雖上不能不自疑其爲利也天下獨敢不疑其利之耶嗚呼數世之富人食指衆矣用財侈矣而田疇不

愈於舊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貶損而還其初乎是猶何憂雖然蓋未有能之者也於是賣田嚌鬻賓器以充之使不至於大貧竭盡索然無聊而不止今天下欲為大貧竭盡索然無聊之術耶又豈特上下相疑而已也天下之人私相與言者必曰今之官不可為也伯夷之廉必改為跖蹻之横尾生之信必習為狙公之欺而非跖蹻非狙公則其事不可以濟然而不敢以其情告於上其告於上者姑曰陛下至仁法令明備群臣奉行不謹而因以誅求於其中故朝廷雖惇重信而使民不能無疑耳上豈將以為然耶臣敢

言其情今天下之財用責於戶部戶部急諸道毎道各急其州州又自急其縣而縣莫不皆急其民天下之交相為急也事勢使然豈其盡樂為桑弘羊楊可之所為耶使天下之用誠有常數而戶部以天下之稅當之而有餘則戶部必不以困諸道毎道必不以困其州而州若縣獨何以自困其民耶使其真桑弘羊之流固且不暇而況其不為弘羊者耶所畏者上毎以所不足責其臣使群臣以不足而後見其財然則若是者固教天下之為弘羊者也昔劉晏當肅代衰亂之際天下多事故謂晏能以足為有餘此出

於不幸耳以今較之猶爲平世而柰何以不足責其臣而謂群臣以不足而後見其財歟豈不爲有事者地歟天下方議更爲貢賦之籍鉤考其會而悉書之使一縷以上上無不知其所自出而州縣不敢強取於民噫今州縣號爲難治一縷以上既在籍矣而州縣之用於何取之若此者天下愈疑矣

三冗　　蘇轍

宋神宗時上

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

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嘗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莠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不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求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設施之萬一

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知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溢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稽

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邊備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

乘其飢饉遂加之以兵此非討之失者也然而綠邊無數月之糧闕中無終歲之備而所與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朝廷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得之哉誠無以繼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兵羸民之未附也今夫制御四夷臣服異類此極治之餘功而人主之所餘也然今且先之此

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
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從內郡之租賦督漕運之吏
備公邊三歲之蓄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
猶以爲未也何者秘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
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
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爲國者
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之故常使財勝其事而
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
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
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

坂險而馬不躓令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足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

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策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塞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

集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濫亂濫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彷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若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毆市人而約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

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度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

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天下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勌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者也則其爲政無所頼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喜其壯而已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而已如憐其老則曷爲

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爵級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王大計者必執簡自

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運相鉤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

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司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

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不直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均之爲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

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來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令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而無過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

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
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
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
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
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
罪及之其勢將無不聞陛下誠能擇奉公之臣而使
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
其以私罪致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
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
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

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
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熈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
此之時也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
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内侵繼遷叛逆
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輙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
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稱
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八十萬自是
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
於二十八萬舉雍熈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
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

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兵實無幾每一見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士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

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并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内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静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輙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

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之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果能知敵之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

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
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之衆比於百
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
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怙而不知惟昔
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
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
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强敵
而不敢輙近則雖雅熈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
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强兵莫
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

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財愈薄往者西邊用
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多聞禁
軍輙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輙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
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
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
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蓄邊郡之儲比於內郡
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
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
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
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

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輯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宗室之盛未見有過此時者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

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

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貲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

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令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甚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

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釁雖宗室勳戚親近者惟陛下湯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政此亦云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大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山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以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業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全物

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
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
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
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
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
今三班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濵江之民以其船爲
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
羸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
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
之兵富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

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須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之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

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恤者富之端也不足恤者貧之原也從其可恤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恤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

用此亦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説之行於天
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
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
選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
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
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
百官自横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
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
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恤之義臣誠知事之
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恤而收之則無益

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故爲是三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也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汲汲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官踰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令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之而不久其

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期於十三年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大訕譏不合則羣起而譏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

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殺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矣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

北狄不臣之國有之則為漢文帝不有則為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俸祿

鄭介夫

元成宗時上

孟子曰祿足以代其耕也在官者不耕而食故制祿以代之祿有不及何以養廉漢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臣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近來貪官汚吏習以成風祿之有餘者則視為

俸來累無撙節之心祿之不足者則借口無可養廉恣爲侵漁之地上下交征相承爲例廉耻道喪不覺其然宜思所以整救之可也時務所急雖未專在此而祿之不均自是朝廷一大缺政令親民之官該俸十兩者給職田二頃獨江南半之南地非肥北土非瘠也况江北少嚚訟之風江南多豪猾之俗而給田乃有重輕此祿之不均一也顧玆中外管軍管民務站各色官均爲任君事也均爲食天祿也而職田獨與路府州縣及廉訪司官而餘弗之及於此何薄於彼何厚此祿之不均二也今各處職田元有官田則

有之元無官田則無之又雖有官田而不給爲職田者有職田處除絲麻豆麥外所收子粒路之正官不下八百石微如巡檢亦收一百餘石無職田處漏得職官之名不沾顆粒之惠而況外任俸鈔從五品止三十兩從六品不滿二十兩如九品止十二兩以俸鈔買物能得幾何十口之家除歲衣外日費飲膳非鈔二兩不可九品一月之俸僅了六日之食而合得俸鈔又多爲公用指除若更無職田老稚何以仰給又如小吏俱已添俸添米舊請俸鈔六兩者增作八兩每鈔一兩月加米一斗以此比之則六品以下之

無職田者反不如一小吏也饑寒相迫欲律以廉得乎此祿之不均三也今內任俸鈔倍於外任而京城之間尋常米價亦是半錠一石飲食衣服件件穹貴以鈔數計之雖多一倍以日用計之實無外任一半所得況無職田可以供贍如外任三品官月得俸鈔八十兩職田米八百石一月該米六十餘石至如九品亦收職田米一百以上石一月得米巳近九石之數隨朝三品官月請俸鈔三錠一十五兩既元無職田又不添俸米而四品官除俸鈔外月增米一石充斗五升由此言之則隨朝三品四品之官反不如外

任九品簿尉之俸此祿之不均四也制祿不均則人心不一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其冺可勝言哉且俸祿一事自歸附以來言者不知其幾矣而所言俱不得其要朝廷舉行亦不知其幾矣而所行皆未底於平一番更變又是一番紊行終無益於欵政之萬一也中朝冗職固難枚舉如各處巡檢各路提控案牘歲收職米尤爲虛費隨縣置尉司簽弓手以專巡警又有分鎮軍官以助之何須贅設巡檢司甚而一縣之內有設三四處者徒蠹民間無濟官府隨路既有經歷知事足任案牘又令行省贅差一員徒蠹官府無

蠹民冗蠹類頗多皆合汰去既可省俸又可以清選法也如廣州徽州等路總管無職田可收縱令每月增米一石五斗五升而省剳人員一月反得米八石有零似此不平朝廷何嘗知之當今之弊不在俸祿之薄而在俸祿之未均不患俸祿之不敷而患設官之太濫均有餘以周不足取濫設之米以給合設之官則國無所損而官有所利矣議事之臣日夜講求俸米之說譊爾紛紛莫窮要領其有俸鈔有職田則過於厚無俸鈔又無職田則過於薄尸位素飡者空費廩廩粟之譏服勤輸力者乃有飯不足之歎若能

哀多益寡截長補短職田所收自可敷用今有額
多費二十八萬餘石糧徒於國儲大有所損實於
吏未見其益且丞相職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錠
有零一日之俸不滿十四兩若如晉之何曾日食萬
錢無下筯處雖罄竭私帑亦不能自給矣天子立相
必須厚祿以優崇大臣律身自宜戒奢而從儉豈可
先處以約而薄其所養哉今俸自三錠以上者不得
添米官益高而俸益薄甚非尊尊貴貴之道也又如
隨朝大小官及各處行省宣慰司皆是樞要重臣既
無所取於民又無職田可收縱添些少俸米何足為

養廉計君子猶良驥也欲責之日行千里又不飽以芻菽世無是理也宜盡取元撥職田合收子粒錢糧官爲收貯將中外合設人員分别差等而普及之隨朝官吏俸給雖厚米價則穹凡俸五兩月給米一石外任官吏俸給既薄米不直錢凡俸五兩月給米二石五兩以上隨俸加之不願支米者則隨時價准之以鈔內外臺察院廉坊司事煩而形神勞官清而交往絶比之有司量加優添所以重風憲也和林上都後山河西諸州城不係出米去處照依本處時估折價不當物以二十五兩所以重邊鄙也無分軍民各

色官吏但請俸錢者隨所給鈔數按月支米元無俸錢者隨所授品從依例增支將官收職田錢得先儘外任數足其餘剩者盡令起運赴都以給隨朝官吏計其所得倍多於前又可無過費太倉之粟此所謂利國利官之要道也其祿既均其政自平免致饑寒之憂自存廉耻之節然後律之以贓貪之法彼亦不得而有辭矣